



打造学生晨读美文知名品牌

晨读美文

新课程初中语文读本
适用于初中一年级
(第一辑)

■ 主编 蔡烽 王应生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打造学生晨读美文知名品牌



晨读美文

新课程初中语文读本
适用于初中一年级
(第一辑)

■主编 蔡 烽 王应生

主编：蔡 烽 王应生
编委：方学刚 许 倩

罗耀明 黄永光
汪 恒 赵宏宜
刘 凯 刘代华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晨读美文:新课程初中语文读本. 第1辑/蔡烽编著. —武汉:崇文书局,2011.10

ISBN 978-7-5403-2097-3

I. ①晨… II. ①蔡…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1861 号

晨读美文·新课程初中语文读本(第一辑)

策 划:王良先

责任编辑:王良先

出 版:崇文书局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邮 编:430070

发 行:崇文书局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mm 1/16

字 数:3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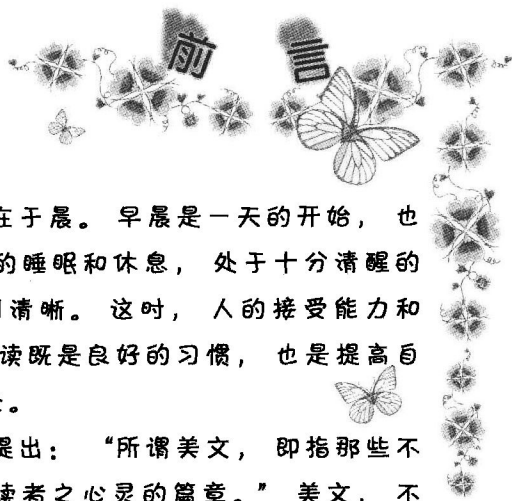
印 张:14

版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1.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是一天的开始，也是精华的所在，大脑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和休息，处于十分清醒的状态，思维相当敏捷，思路特别清晰。这时，人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较强。对学生来说，晨读既是良好的习惯，也是提高自身语言修养和审美情趣的有效途径。

何谓美文？季羡林先生曾经提出：“所谓美文，即指那些不仅诉诸读者之理智，且足以打动读者之心灵的篇章。”美文，不仅能净化我们的情感，陶冶我们的性灵，而且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本书由数位一线教师倾力完成，欲打造晨读美文第一品牌。本书精选中外名家名篇，辅以名师的导读，引导学生进入文章的情景之中。文后附以晨读心得，方便学生写下自己的感受。文章语言优美、生动，朗朗上口，非常适合学生晨读使用，对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有良好的作用，是学生学习的良师益友。

尽管我们精心选择，细心评点，力求让我们的导读尽善尽美，启发同学们思考，引导同学们审美，帮助同学们表达，但由于时间仓促，美好的愿望不一定能完全实现，恳请读者朋友对本书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正。

编者

2011年9月20日



目录 Content

想 飞	徐志摩 (1)
黄 昏	季羡林 (6)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冰 心 (11)
不能舍弃的东西	林清玄 (14)
花燃柳卧	林清玄 (16)
生命的化妆	林清玄 (19)
寂寞是一种清福	梁实秋 (22)
春之怀古	张晓风 (25)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27)
落花生	许地山 (29)
猛虎和蔷薇	余光中 (31)
白玉苦瓜	余光中 (34)

等你，在雨中	余光中 (37)
人生自然的节奏	林语堂 (39)
希 望	鲁 迅 (41)
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 (44)
窗子以外	林徽因 (48)
美丽的茧	简 媜 (55)
夏之绝句	简 媜 (58)
七月的哀伤	琦 君 (62)
荷塘月色	朱自清 (70)
我的梦，我的青春！	郁达夫 (73)
春意挂上了树梢	萧 红 (78)
秋 天	李广田 (81)
蝉 声	郭 枫 (85)
草虫的村落	郭 枫 (88)
香山红叶	杨 朔 (91)
泪珠与珍珠	琦 君 (95)
不死鸟	三 毛 (98)
榕树的美髯	秦 牧 (102)
花 城	秦 牧 (107)
芭蕉花	郭沫若 (112)
五月的北平	张恨水 (114)
千手捕蝶	王鼎钧 (118)
写给生命	席慕容 (121)
写给幸福	席慕容 (126)

云 使	泰戈尔 (130)
尽量让自己快乐	泰戈尔 (133)
我现在就付诸行动	奥格·曼狄诺 (136)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奥格·曼狄诺 (139)
笑与泪	纪伯伦 (142)
孤 独	纪伯伦 (145)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卢 梭 (148)
夏天——苏塞克斯	爱德华·托马斯 (151)
孤独的树	埃林·彼林 (156)
远处的青山	高尔斯华绥 (158)
听 泉	东山魁夷 (162)
晚秋初冬	德富芦花 (165)
日本的庭院	室生犀星 (168)
花未眠	川端康成 (172)
冬日漫步 (节选)	梭 罗 (175)
农 舍	黑 塞 (179)
人类的镜子	普里什文 (182)
没有理由消沉	埃斯特尔·门德斯 (184)
暴风雨——大自然的启示	拉法埃莱·费拉里斯 (187)
赤脚的孩子	斯米尔宁斯基 (189)
春	沃罗宁 (192)
你见过那棵树吗	罗伯特·S·凯弗 (194)

偃 松	瓦·沙拉莫夫 (197)
鸟 啼	戴·赫·劳伦斯 (200)
草 莓	雅·伊瓦什凯维奇 (205)
美丽快活的挤奶女	托马斯·奥佛伯里 (208)
果园里	伍尔芙 (210)
生活是美好的	契诃夫 (212)
梦中的孩子	查尔斯·兰姆 (214)



想 飞

✧徐志摩



诗人徐志摩的笔下，描绘过许多“飞”的意象和姿势。这篇诗化色彩很浓的散文，是最集中地描绘“飞”、表达“想飞”的欲望和理想的代表性佳作。文章本身就如“飞”般美丽动人：情感之奔涌如飞，联想之开阔不羁如飞，笔势之酣畅跌宕如飞……读着这篇文章，仿佛进入一次灵性之超尘脱俗的飞翔之中。诗人欲扬先抑，呈现给我们一个不能不让我们“想飞”的现实，在冥想过云雀之飞、苍鹰之飞之后，再直抒胸臆：“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飞：超越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纵情豪迈之后，作者流露和表达出深深的困惑和矛盾。

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好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颯动的市谣，筛混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



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榧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勐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的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的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我们镇上东关厢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塔院里常常打钟，钟声响动时，那在太阳西晒的时候，一枝艳艳的大红花贴在西山的鬓边回照着塔山上的云彩，——钟声响动时，绕着塔顶尖，摩着塔顶天，穿着塔顶云，有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饿老鹰”撑开了它们灰苍苍的大翅膀没挂恋似的在盘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风中洒着，仿佛是按着塔院钟的波荡来练习圆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鹏”。有时抬头不见一瓣云的时候听着犹忧忧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饿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仿佛豁出了一铤锉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儿去，谁耐烦站在先生书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的多难背的书！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

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听说饿老鹰会抓小鸡！

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初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典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但没了翅膀或是翅膀坏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再也飞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飞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气的一程一程的在青云里逍遥，那多可怜。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脚上的鞋，穿烂了可以再问妈要一双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没法给补的。还有，单顾着你翅膀也还不定到时候能飞，你这身子要是不谨慎养太肥了，翅膀力量小再也拖不起，也是一样难不是？一对小翅膀驮不起一个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时候你听人家高声的招呼说，朋友，回去吧，趁这天还有紫色的光，你听他们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摇响，朵朵的春云跳过来拥着他们的肩背，望着最光明的来处翩翩的，冉冉的，轻烟似的化出了你的视域，像云雀似的只留下一泻光明的骤雨——“Thou art unseen, but yet I hear thy shrill delight”——那你，独自在泥涂里淹着，够多难受，够多懊恼，够多寒伧！趁早留神你的翅膀，朋友？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有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大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人类初发明用石器的时候，已经想长翅膀。想飞，原人洞壁上画的四不像，它的背上掬着翅膀；拿着弓箭赶野兽的，他那肩背上也给



安了翅膀。小爱神是有一对粉嫩的肉翅的。挨开拉斯是人类飞行史里第一个英雄，第一次牺牲。安琪儿（那是理想化的人）第一个标记是帮助他们飞行的翅膀。那也有沿革——你看西洋画上的表现。最初像是一对小精致的令旗，蝴蝶似的粘在安琪儿们的背上，像真的，不灵动的。渐渐的翅膀长大了，地位安准了，毛羽丰满了。画图上的天使们长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类初次实现了翅膀的观念，彻悟了飞行的意义。挨开拉斯闪不死的灵魂，回来投生又投生。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

你上那边山峰顶上试去，要是度不到这边山峰上，你就得到这万丈的深渊里去找你的葬身地！“这人形的鸟会有一天试他第一次的飞行，给这世界惊骇，使所有的著作赞美，给他所从来的栖息处永久的光荣。”

但是飞？自从挨开拉斯以来，人类的工作是制造翅膀，还是束缚翅膀？这翅膀，承上了文明的重量，还能飞吗？都是飞了来的，还都能飞了回去吗？钳住了，烙住了，压住了，——这人形的鸟会有试他第一次飞行的一天吗？……

同时天上那一点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 智慧行囊

我的成就，全归功于精密的思索。

——牛顿

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巴尔扎克



黄 昏

✧季美林



语言质朴凝炼，意境优美朦胧，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文学风格与艺术特色。散文层层相扣，毫不修饰地以“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点明题眼。作者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黄昏图？作者将黄昏比喻成“一个轻梦”，“只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晚，带着寂寞走了”，你又如何理解？作者将笔端一转，转向了黄昏的来临与离去在何方这个似是荒谬的问题上。以排比的修辞手法猜问黄昏从何而来。黄昏是美丽的，但却是短暂的。给人们一种情绪缥缈的感觉，又给“人们富于议论思辨性的深刻印象”。

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但是，年滚着年，月滚着月，他们活下去有数不清的天，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我要问：有几个人觉到这黄昏的存在呢？——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佛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不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低隘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啊，他们却茫然了。

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崖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色的消失，鸦背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去了。

黄昏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不，我先问：黄昏从哪里来的呢？这我说不清。又有谁说得清呢？我不能够抓住一把黄昏，问它到底。从东方么？东方是太阳出的地方。从西方么？西方不正亮着红霞么？从南方么？南方只充满了光和热，看来只有说从北方来的最适宜了。倘若我们想了开去，想到北方的极端，是北冰洋，我们可以在想象里描画出：白茫茫的天地，白茫茫的雪原，和白茫茫的冰山。再往北，在白茫茫的天边上，分不清哪是天，是地，是冰，是雪，只是朦胧的一片灰白。朦胧灰白的黄昏不正应当从这里蜕化出来么？

然而，蜕化出来了，却又扩散开去。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过了小溪，把深灰色的暮色溶入澄淙的水声里，水面在阒静里透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给每个蜘蛛网网住了一把。以后，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来到我们的国土里。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我一定能看着黄昏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像——像什么呢？是不是应当像一阵灰蒙的白雾？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跑了来，仍然只是留下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随了弥漫在远处的白茫茫的烟，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也随了暮鸦背上的天色，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

但是，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但似乎又在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流动里。它带来了阒静，你听：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么？却并不，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地死寂。仿佛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幽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黏黏地浓浓地



压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像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的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暝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亮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给人们关在门外，是我这样说么？我要小心，因为所谓人们，不是一切人们，也绝不会是一切人们的。我在童年的时候，就常常呆在天井里等候黄昏的来临。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表明我比别人强。意思很简单，就是：别人不去，也或者是不愿意去，这样作。我适逢其会地常常这样作而已。常常在夏天里，我坐很矮的小凳上，看墙角里渐渐暗了起来，四周的白墙上也布上了一层淡淡的黑影。在幽暗里，夜来香的花香一阵阵地沁入我的心里。天空里飞着蝙蝠。檐角上的蜘蛛网，映着灰白的天空，在朦胧里，还可以数出网上的线条和粘在上面的蚊子和苍蝇的尸体。在不经意的时候蓦地再一抬头，暗灰的天空里已经嵌上闪着眼的小星了。在冬天，天井里满铺着白雪。我蜷伏在屋里。当我看到白的窗纸渐渐灰了起来，炉子里在白天里看不出颜色来的火焰渐渐红起来、亮起来的时候。我也会知道：这是黄昏了。我从风门的缝里望出去：灰白的天空，灰白的盖着雪的屋顶。半弯惨淡的凉月印在天上，虽然有点儿凄凉；但仍然掩不了黄昏的美丽。这时，连常常坐在天井里等着它来临的人也不得不蜷伏在屋里。只剩了灰蒙的雪色伴了它在冷清的门外，这幻变的朦胧的世界造给谁看呢？黄昏不觉得寂寞么？

但是寂寞也延长不多久。黄昏仍然要走的。李商隐的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不正慨叹黄昏的不能久留吗？它也真的不能久留，一瞬眼，这黄昏，像一个轻梦，只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带着它的寂寞走了。

走了，真的走了。现在再让我问：黄昏走到哪里去了呢？这我不比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更清楚。我也不能抓住黄昏的尾巴，问它到底。



但是，推想起来，从北方来的应该到南方去的罢。谁说不是到南方去的呢？我看到它怎样走的了。——漫过了南墙；漫过了南边那座小山，那片树林；漫过了美丽的南国。一直到辽旷的非洲。非洲有耸峭的峻岭；岭上有深邃的永古苍暗的大森林。再想下去，森林里有老虎——老虎？黄昏来了，在白天里只呈露着淡绿的暗光的眼睛该亮起来了罢。像不像两盏灯呢？森林里还该有莽苍葳蕤的野草，比人高。草里有狮子，有大蚊子，有大蜘蛛，也该有蝙蝠，比平常的蝙蝠大。夕阳的余晖从树叶的稀薄处，透过了架在树枝上的蜘蛛网，漏了进来，一条条的灿烂的金光，照耀得全林子里都发着棕红色，合了草底下毒蛇吐出来的毒气，幻成五色绚烂的彩雾。也该有萤火虫罢。现在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也该有花；但似乎不应该是夜来香或晚香玉。是什么呢？是一切毒艳的恶之花。在毒气里，不止应该产生恶之花吗？这花的香慢慢溶入棕红色的空气里，溶入绚烂的彩雾里。搅乱成一团；滚成一团暖烘烘的热气。然而，不久这热气就给微明的夜色消溶了。只剩一闪一闪的萤火虫，现在渐渐地更亮了。老虎的眼睛更像两盏灯了，在静默里瞅着暗灰的天空里才露面的星星。

然而，在这里，黄昏仍然要走的。再走到哪里去呢？这却真的没人知道了。——随了淡白的疏稀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的天空里去么？随了瞅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么？压在蝙蝠的翅膀上钻进了屋檐么？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溶在远山的后面么？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它走了，带了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颺，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走了，——现在，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等候明天么？明天来了，又明天，又明天。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了。关在内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了。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夜来了：漫漫的漆黑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